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三十五目錄

盧載

元德秀誄

王昇

靈石碑

崔秘

薔薇偈

李聿

茗侶偈

杜倚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三十五

蘇端

端肅宗朝比部郎中太常諡楊綰曰文貞端持異議帝惡其言醜險不實貶巴州員外司馬

駁司徒楊綰謚議

古者美惡無私襃貶必當將以嘉善而退惡爲列辟之明典也可不慎歟今謹詳前謚文貞者稽法考事恐非允時論發揚來訓矣夫道德博聞曰文清白守節曰貞且元載與司徒友敬殊深推爲長者首舉清要人莫與京及司

徒寵望漸高載畏其逼又知載隳壞紀綱心貳於君旣懼其疑因而疎間有口皆知載惡而獨曾無一言或有發載之惡證告未明抱誠坐法者司徒時居上列奏達非難不能因此披衷正詞全志士之命露凶狡之私而乃晏安自泰優游過日使元載禍大滅身竟勞聖上防伺之慮豈守節不隱耶豈懷道無毒耶非謂文貞明矣洎元載將謀不忠罔聰蔽聖嗇恩於下招怨於上使北塞人勞有過時之戍西郊虜入無弭災之惠磯邪忠義之士將死復生梁宋傷夷之人或寒或餒搜訪旌恤中外所急載皆絕之使王

澤不及於下爲行路所嗟而楊公當聖上維新之時居天下得賢之望誠宜不俟終日造次速言乃寂寥啓悟禁閉謨猷貪食萬錢之賜虛承一心之顧使防河之人家聞採菉之歎近甸諸邑多與祈父之憂豈慈惠愛人乎旣曰不慈不惠何以謂之文有隱有毒何以謂之貞乎古者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上以報祖宗下以處子孫之義也楊公歷處厚俸人謂儒宗曾不立家又無私廟寧使人老闕敬祖之禮位極亡祭祀之宮凡在衣冠誰不歎恨又乖大義克就愍仁接禮之義矣曰文與貞曷可以議聖人立謚有

公無私所以周宣不敢私于父謚曰厲漢宣不敢私於祖謚曰戾百王明制歷聖通則昔公叔文子有死衛之節修班制之勤社稷不辱方居此謚爰及太宗初魏公徵有匡救公直之忠中宗末蘇瓌有保安不奪之節所以諸賢甚衆謚文貞者不過數公至於燕公張說先朝辭翰之臣名節昭著省司尚謂不可至令人故稱之由是言之烏可比德請牒大常更詳他謚以守彝章庶乎青史之筆不乖於周漢黃泉之魂免慚於蘇魏謹議

姚南仲

南仲華州下邽人乾元初制科登第授太子校書歷御史中丞改給事中出爲陝虢觀察使貞元中遷鄭滑節度使授尚書右僕射十九年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謚曰貞

諫近城爲陵墓疏

伏聞貞懿皇后今於城東章敬寺北以起陵廟臣不知有司之請乎陛下之意乎陰陽家流希旨乎臣愚以爲非所宜也謹具疏陳論伏願暫留天聦而省察焉臣聞人臣宅於家君上宅於國長安城是陛下皇居也其可穿鑿興動建陵墓於其側乎此非宜一也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

見也是以古帝前王葬后妃莫不憑邱原遠郊郭今則西臨宮闕南迫康莊若使近而可見死而復生雖在西宮待之可也如骨肉歸土魂無不之章敬之比竟何所益視之兆庶則彰溺愛垂之萬代則累明德此非所宜二也夫帝王者居高明燭幽滯先皇所以因龍首建望春蓋爲此也今若起陵目前動傷宸慮天心一傷數日不平且匹夫向隅滿堂爲之不樂萬乘不樂人其可歡心乎又暇日起歌動鐘於內此地皆聞此非宜三也伏以貞懿皇后坤德合天母慈逮下陛下以切軫旒扆久俟著龜始謚之以貞懿

終待之以褻近臣竊惑焉非所以稱述后德光被下泉也

今國人皆曰貞懿皇后之陵邇於城下者主上將日省而時望焉斯有損於聖德無益於貞懿將欲寵之而反辱之此非宜四也凡此數事實玷大猷天下咸知伏惟陛下熟計而取其長也陛下方將偃武靖人一誤於此其傷實多臣恐君子是非史官褒貶大明忽虧於掩蝕至德翻後於堯舜不其惜哉今指日尚遥改卜何害抑皇情之殊眷成貞懿之美號下闕

李至遠

至遠始名鵬趙州高邑人上元時制策高第歷司勳吏部員外郎中遷天官侍郎出爲壁州刺史卒年四十八

唐維州刺史安侯神道碑

夫招搖東指寰區識天下之春溟漲北臨川谷有朝宗之地況乎皇明發而萬物覩天衢亨而四隩宅故以驟險浮深同文協軌者也若乃壤鄰驕子家號名王握蔥野之瑰奇漱蒲源之粹液井蛙自許旣累嗤於越子風鴻且遇仍嗣美於秺侯則大將軍安侯其人矣侯諱附國其先出自安息以國爲姓有隋失馭中原無何突厥乘時籍雄沙漠

侯祖烏喚為頡利吐發番中官品稱為第二王庭雖踼方
冠射鵰之勇帝鄉何遠空鬱衝牛之氣父朏汗望日月於
中衢奮羽毛於邊服勢同鵲起功隨豹變貞觀初率所部
五千餘人朝詔置維州即以朏汗為刺史拜左武衛將軍
累授左衛右監門衛二大將軍封定襄郡公寄等連城榮
超合壘析圭胙土時議稱之侯運偶千年才標一日服太
阿而善斷覽介石以知機有顧鶉籠實懷先覺迺心鳳扆
奚歎後予於是拔跡泥沙翻飛霄漢亦以貞觀四年與父
俱詣闕下時年一十有八太宗見而異之即擢為左領軍

府左郎將尋令與鴻臚丞趙德楷諭旨於吐谷渾虜安鶡鳩之巢敢恃螳蜋之斧旅拒成命逼迫行人遇困加威脅舉步逢艱阻侯以命有所繫靜以體之節不可失貞以守之雖弦矢屢移而鐵石無改旣而加兵一盪兇氛四徹竟獲全歸僉以爲蘇武鄭衆不獨高於前代矣璽書歎述遷本府中郎將賚布帛五百段又加秩爲忠武將軍行本職十九年太宗揚鑾蹕撫清海俗於三韓駐蹕聊麾駭天聲於六漢侯功參末將績預元戎詔論功授上柱國封騶虞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永徽元年拜右領軍將軍餘如故

荷元天之廣運承湛露以晞陽蒲璧開南面之尊蘭錡盛北軍之寵門驅四馬匣紐雙龜薄暮歸來輝光不獨於三子辨色而入前後方參於五侯疊葢流軒巖枝岌業足以震燿都鄙謳謠氓庶尋丁定襄公憂執喪無替於少連讓爵自先於季札及其字人按部和風布政使幼艾不懷酋渠不驚非樹其長莫諳其俗以此高乎兼本官復拜爲使持節維州諸軍事維州刺史朝咨良牧之能物喜吾君之子入虔戎政縟共宿於星廬出變夷歌扇重暉於日域龍朔中隨府易名改爲左戎衛將軍總章年進爲右戎衛大

將軍刺史勳封並如故日觀崇巖雲封峻霄三五之聲已
邈八九之跡難追天子潔壇場疏圭璧報功崇德騰茂實
於石閒侯亦勵熊羆從金鼓前清後禦罄忠勤於玉帳咸
亨初追封斯閥仍本封進爵爲子加邑四百戸方當降錫
上罇行昇右地嘯洪崖而自狎揖浮邱以曾舉而殷相肇
夢晉寢成妖古謝今形仙禽致是非之難寒凝暑退大椿
屬揺落之期哀哉奄以調露二年二月十八日寢疾終於
神都春秋八十有三永隆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葬於雍州
長安縣孝悌鄉之原禮也惟侯緒茂膏粱基循鼎胄絳河

潛潤每孕傾都之寶丹野成章必矯冠羣之翼弱便英邁長實宏遠劍連三術道蒙史以前驅德包五善揖楚臣於下席從吾所好方盡銳於戈矛在物或遺故無資於筆硯加以動會規楷性非因習泣畫象於離宮眞資孝敬感飛泉於異域雅蹈忠誠利以義通功以濟物故能夙攀閶亟奉鉤鈐効心膂於中年享高明於暮景左右深率從之奇始終無纖芥之隙行師則訓兵以律受任則執禮無違非才優體二道恭感一惟微惟熙至公至平者疇能與於此哉悲夫琴心輟奏去高堂而不留笳氏覲龜創幽穸而

期兆鼓秋風於古樹誰識將軍思白日於荒鄰空懷中散賓御旋兮寒野暮池館靜兮浮雲陰可作無時與歸何想長子故右玉鈐衛將軍北平縣公思祇藻身淑慎流聲奕葉繁滋遽委危露先飄次子魯州刺史思恭等趨表闕以擗心涉禮庭而收泗薦蘭之誠徒切集蓼之哀永萃思所以髣髴形容揄揚清懿託問詞於廣陌播雄名於大隧迺爲銘曰

閬風秀迴河氣靈長於昭化毓實延英芳稜飛玉塞勢軼沙場家承有土祚歷無疆分源何從揚飈南入削衽荒庭

殺凶大邑孝乎何取忠焉是襲花綬遥遥雲冠岌岌敷命河首逢羈海裔雲天變色鄉關無際虎噬徒交壯心益勵卒延衰謙豈嗟拘滞作固蘭陛仍分竹符盟申帶礪禮盛傳呼巖廓夕警祕宇晨趨還便後殿出必前驅本枝隱蔽宣條求瘼惠起人謠清惟主諾野乃聞勞門非藉惡是聽頁聲諳知戎落旋增厚秩亦追崇封逸豫斯邑車服以庸庭紛舞龠室韻歌鍾寧悲昃景遽落高峯梁木應悲大星俄殞廣川去楫修途廢軫倏兮已喪蕭兮而盡神乎不測天乎何忍永背青臯即安元夜泉臺構壤山門反駕野吹

方噎榮輝不借德雖隆於九原神豈奄於萬化

敬寬

寬寶應朝擢書判拔萃科

對被替請選判

丁授官累日被奏替請非時選廢置不許云準

敕旨冬已過旬限丁訴云今正在冬當替只在

下牒之日且辦論官材不合拘以限約廢置又

執賢能以歲時入其書豈可無限

底祿命賢諒存於考覈懸象班令克定於程期無慢國經

必遵王度哿言丁矣庶得人焉登書拔才量能授職始望政成人化冀及三年而乃褫服抽簪曾不累日屬參選限敕而詣訴過時徒思揚己露才豈可違文破格然已而靡慍嗟有異於子文留之物移傷不遇於黃霸誠哉廢置實曰司存引明周典之文詎忝冢官之列興言不失宜室有詞

盧載

載肅宗朝官中書舍人

元德秀誄

誰爲府君犬必啗肉誰爲府僚馬必食粟誰死元公餒死空腹

王昇

昇乾元三年渝州刺史

靈石碑

嗣賢宣化兮匪仁誰當尸之吾欲息肩兮物情率我攸宜氣和政洽兮八風融滋皇明燀赫兮萬古今時年豐人康兮鼓腹於斯慚四子之詠兮中和之詩

崔祕

祕書省祕書郎

祕肅宗朝官尚書郎

薔薇偈

護草木性植彼薔薇眼根不染見爾色非

李聿

聿元宗朝官清漳令遷尚書郎

茗侶偈

采采春渚芳香天與滌慮破煩靈芝之侶

杜倚

倚御史大夫淹元孫官左衛將軍

漉水囊偈

裂素成器給我救彼密淨圖靈獲生絜水

王延昌

延昌乾元元年官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知雜事歷度支員外郎吏戶二部郎中京兆少尹加諫議大夫

河瀆神靈源公祠廟碑

中國經瀆河爲長上應析木下朝扶桑演崑崙踰積石繚大漠經龍門灌注九州之閒經營萬里之外鱗介所宅神靈所都元冥總之以命官馮夷憑之以爲伯唐堯覲諸龍

圖肇見周公沈璧榮光發祥元符之來彪炳彰煥古先哲
后罔不欽崇奠封居之儀修壇墠之制存乎祀典代以爲
常則班固序漢書所謂河祠臨晉是也偉其南直太華北
鄰中條渭水過其旁汾脽揭其後風雲相盪精氣交馳於
以禮神事之宜也不然發源自遠地則多漫胡爲不昭晰
於他邦獨受享於茲土前賢經始抑有其由至於春以泮
凍秋以涸凍初以歲禱終以報祈嘗醪有加騮駒是薦蓋
以在雍州之域通天子之都地旣稱雄禮云異數與夫淮
流桐柏江出岷山僻在遐方莫我京也幽贊之力實賴河

公以潔爲清瀾至於數四息昏墊之苦絶羨溢之憂濵河之人潤無大害此靈長之德上善之功也祈以正直享以積誠未嘗不誘其衷而降之吉也或進以便佞言以矯誣未嘗不奪其魄而貽之禍也歲大旱而作霖雨時天札以惠嘉生依仁而行唯德是輔天寶歲安祿山稱兵朔裔肆逆東夏熖烻扇爆烝人爇焉宗社有綴旒之厄士庶有阽危之懼太上南幸肅宗北巡賊相張儒據有長安賊將崔乾祐固守蒲坂令關内河東副元帥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時爲兵部尚書門下平章事朔方節度使訓兵誓衆超

百二之險謂此邦底定則京師可圖虔禱於河潛軍以往金鼓掩夜渠魁出奔遂收蒲城神所道也及師次渭汭陰霧晦冥公假寢之際夢河神謂曰永豐倉側將有急變不如速退姑以避之比全軍及郊虜已雲合克違寇難神所扶也其後李國楨之遇禍公復總戎故絳僕固懷恩之逆命公又出鎮河東大君日旰食中外騷擾公獨奮無前之勇馳不測之地始按節而來終奠酹其邁所謀必克無往不平再安叛渙神所相也爰自兵亂以迄於今時更十年代歷二聖國之氛霾惟河公蕩滌國之土宇惟河公廓開

國之忠良惟河公保祐國之奸慝惟河公殄摧誠靡幽而
不應澤罔微而不該得一以靈不其宜哉汾陽王深惟據
我屢崇昭報奉牲玉不敢愛也致精意未嘗怠也每蠲吉
歴選自郊徂宫奠于堂戸之間則神之昆弟具在酧於屋
漏之内則神之伉儷攸居文墨相望男女無别公曰神人
之主也禮政之源也人有上下則禮有内外之制人所謂
否神其可考葢築館於後以安靈匹乃諮於副元帥副使
太子賓客御史大夫知河中府事崔公寓量功命日而後
役於河西縣大夫李開不徵貨財不殫日力曾不踰月克

復於成大厦眈眈鬱其特起內寢既立神儀穆然於是齒危髮禿之老王端等進而稱曰大河浩蕩弊邑之望也自公杖鉞三至我里靈應肸蠁未嘗或欺國之克復實始於此安天步於臲卼定人心於驛騷大君成湯武之功賢相保桓文之業皆神之由也矧內寢棘翼今茲有成此而無述何以示後願刻樂石以彰厥庸公教曰諸公之辭固不可抑頌祇則可無推美於予墨客聞敢繫辭曰

浩浩長河中國之紀洪流激射橫制地理蒸雲吐霧薦圖效祉是曰經瀆斯爲德水聖唐六葉巨猾挺災摲邑靡城

如霆如雷汾陽矯矯杖鉞而來乃臨蒲坂神實先道乃亂渭水亦必胥告嗟我上相神之所勞汾陽之德溫恭正直柔嘉惟則忠勤是力秉心泉塞不測不克東西南北勦絕奸慝入登九命一人是毗出統三軍四方是維維言祐之河公降禧衆神在列曾未區別公爲之節內寢攸設寢廟亭亭中外有經濯濯厥靈妃偶攸寧嗚呼祠宇焜燿中土在河之滸在城之下刊茲片石昭灼千古

程休

休字士美廣平人肅宗朝官左司司封員外郎

對澤宮置福判

甲司澤宮將祭而習禮所由置福不設中御史劾之訴云自邦國已下則有名制王者之式未之前聞

刑措化成教尊義立將崇大射爰肄舊章先習禮於澤宮且觀德於方國相惟彼甲天子有司展四體而能勤事一人而匪懈固合在儀必備豈可立事無規令則乾道昭回天光臨下捨矢如破雖則射不主皮置福無中如何發彼有的法官之劾以告闕於今供司存之辭訴未聞於古制

雖五等有數四侯既張而茲禮不存斯人何罪

盧倨

倨肅宗朝官戶部員外郎司封郎中

對省官員判

有司議戶口減耗請省州縣百姓訴云州縣廢

則所隸濶遠罷人益困請省官員

度土居人是齊勞逸列官撫俗亦藉忠良苟適於宜寧求

改作頃者三苗未偃萬人靡安遂令麗土之甿多困轉蓬

之役今寰瀛有截率土無虞稽版籍而多虛望喬木而未

復有司爰憂爾爵式保我人議併州閭庶節賦役眷夫白
屋是啓丹誠請減職員以規省約且廢州則邑居不接聽
訟實難省吏則權制可遵恤隱何害況官不必備標之典
經人之告勞豈忘惠迪

李鍌

鍌肅宗朝官主客員外郎

對懸政象法判

甲元日懸政象之法於闕下金吾不許云職在

佐天子以平邦國萬人觀之浹日而斂

六官分職百辟爲憲式訓古典率由舊章惟甲蓋臣克崇邦政行司馬之法平理萬人懸象魏之書綏四國必在肇修人紀董正戎行審鐃鐲之聲教疏數之度以爲諸侯入覲列土朝宗序班爵之賢以覲周禮行蒐狩之令來覲漢儀布夏官之典常當正月之元吉斯乃敬其所事無曠庶官儻宣父以遊寧有喟然之嘆而子牟在遠必懷多戀之心玉律惟明子將有問金吾所見子匪良圖

對稅千畝竹判

乙家於渭川有竹千畝京兆府什一稅之云非

九穀

專欲召災蘊利嚚禍克勤于儉庶曰式臧乙志在垂竿居於渭涘師計然之術恥回也之貧侈埒封君竹已遍於千畝富同季氏田不播於九穀遂使檀欒之質請擅利於膏腴耘耔之功不服勤於錢鎛府司登夫眾寡均彼有無爰度百畝之田用收什一之稅誠謂薄賦輕斂人無桀貊之謠缶米稯禾國盈流衍之積自可貢其藝極弗犯有司豈得務爾煩言以成無妄曾謂鬻貨不如隸農

衛偁

偁字立言元和朝官國子司業

對稅千畝竹判

乙家於渭川有竹千畝京兆府什一稅之云非九穀

生民異業近郊制賦以物地事將均土法惟乙何人卜居渭汭臨川垂釣未坐太公之茅綠葉翠莖且多子猷之竹況梢雲千畝棲鳳五毛豈是齊魯之桑還同漢蜀之漆傾爲潤屋咸曰比侯京兆救時什一之稅奚爽乙之無理九穀之訴何爲

對懸政象法判

甲元日懸政象之法於闕下金吾不許云職在

佐天子以平邦國萬人觀之浹日而斂

百辟咸乂六卿分職各帥其屬欽乃攸司旣立司馬之名亦稱祈父之任相維彼甲是掌邦政率由舊典匪曰曠官將選賢以興功或制軍而轄禁以忠王國實代天工九伐蔵陳且觀其坐作三陽告始克施乎赦令將懸象魏猶秉於周禮不忘舊章載書於魯策旣浹日而斂率何法乖且謀之用臧孰云勿許能守爾職夏官未失於先庚不及而

言中尉固慚於後動

姚齊梧

齊梧貞元中自給事中除御史中丞東都留守

對懸政象法判

甲元日懸政象之法於闕下金吾不許云職在
佐天子以平邦國萬人觀之浹日而斂

獻歲布德羣物俱新懸法施令衆官畢舉是遵往躅無昧
彝憲惟甲位當司馬職在平人載舉舊章不忘所守恪言
新歲爰率其徒因天地之始和擇官司之令典懸之象魏

表一人之有法徇以木鐸俾萬方之知禁將使國風所逮丕冒海隅王化所流率先京邑斯乃行古之道得令之宜進不侵官退非越禮奚金吾之妄糾在古典而斯昧無亦禁衛是恤而於職司致尤夏官旣掌邦鄙未嘗學矣周禮盡在吾子何所問焉

對稅千畝竹判

乙家於渭川有竹千畝京兆府什一稅之云非九穀

度田居民因地制賦出不過籍汔可小康貢之無藝是稱

大桀相維乙也業乃齊民營營四時頗聞潤屋青青千畝自比封君京兆以任切都城事繁供億主家戚里無聞荻竹之奢比屋編甿何擅渭川之富俾其什一而稅均夫播植之家事雖合權道恐非古必也稅同里布征異漆林自可責以所宜誅其入觀疑九土之法賦不同科四人之事業乃殊等今乃責非其有出不以地僕雖無似竊亦有疑

對舍嫡孫立庶子判

侯擇嗣舍嫡孫而立庶子或人非之曰行古之道

錫土分茅承宗主祭立嗣以嫡非才則賢若拜璧而求則
佩玉寧吉惟彼侯國次當擇嗣類田氏之得文緣成愛客
同無恤之在趙不墜克家既捨子以貽孫何棄今而行古
雖檀弓制服知仲子之非而唐棣與權亦宣尼之訓請從
宗計無信或非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三十六目録

對澤宮置福判

蔣準

對澤宮置福判

陶朝

對國公嘉禮判

司馬滔

對省官員判

牛贇

對被替請選判

杜信

信肅宗朝擢書判拔萃科

對舍嫡孫立庶子判

侯擇嗣捨嫡孫而立庶子人非之曰行古之道列爵疇庸承家繼體析薪負荷堂構纂修彼侯運偶千齡秩惟五等謀孫不朽傳錫土之榮嗣子云亡失克家之慶殊孟縶之在衛異微子之居殷檀弓免焉有符周典仲子行古實紊彝倫人或見非識明大體廢嫡立庶宜正刑書

吾蔑從之無載爾僞

石倚

倚肅宗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舍嫡孫立庶子判

侯擇嗣捨嫡孫而立庶子人非之曰行古之道胙土報功分茅錫瑞爰加九命是寵三接將崇繼代之美以展象賢之慶顧彼擇嗣捨乎嫡孫實亂大倫攸乖先典將著其代非尚其德亦猶行古未息仲子之詞苟非從權緣懼宣尼之對若也克紹前烈無貽後羞龜告其猷神歆

其類居喪而情忘佩玉臨代而智則藏符雖則嫡庶有殊足使賢愚自別侯之所擇人或敢非在禮則乖於賢固可

楊樓梧

樓梧肅宗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舍嫡孫立庶子判

侯擇嗣捨嫡孫而立庶子人非之曰行古之道王者之制著乎禮經五等已陳千古不替爾侯所擇以爲後者蓋重仁賢詎論嫡庶故捨孫而立子將繼代以承家壓紐可尊佩玉非嗣近思靖郭傳諸孟嘗遠學周文廢其

伯邑侯則可矣人妄非之

房密

密肅宗朝官考功郎中遷諫議大夫

對舉似己者判

丙充使舉似己者御史糾按丙稱但成三物唯善能之

進賢受賞求善以類苟有徇於廉能固無嫌於儺黨夫不惡汝疑柳朔方爲於栢人孰可代之伯華旋佐於軍尉事不爲詔舉乃斯得以成三物奚獨一官且王命使臣匪躬

之故位多君子何限之拘方勵時而激俗寧守文以牽制能舉善也惟其似之大夫之中則聞於祁氏御史之糾無爲於魯人宜加爵地之榮勿蹈功賢之議

對毀濯龍泉判

輿人毀濯龍泉或失其利楊氏因形勝興廢業

邑人訴勞役不伏事

澤國之政川衡是卹止以瀦防均之溝遂畜彼雨施錯其水物將廢業之不修豈分地之爲利雖輿人之訟中則可毀而兩鵠之謠處聞當復候天時而潤澤成我濯龍灌秋

水於涘涯誰其辨馬與人爲利其利則深仍舊爲功其功蓋寡勞雖是憚訟則有孚何者伍其田疇初結怨於東里遵彼漑濯終見美於西門乃謀始而獲尤方樂成而久次此而爲罪夫何勸能

邢宇

宇字紹宗河間人肅宗朝官戶部員外郎

握槊賦 并序

握槊令人謂之長行斯博奕之徒與觀其進退遲速雖存於大體因時適變必務於權輿施之於人可以義存賦曰

夫何一枰之內兮而取之多端六藝之外兮其爲功乎實難張四維則地理攸載背兩目則天文可覩不可飾於丹漆寧假貴於琅玕物以羣分故元黃而不雜鬭必遇敵惟蚌鷸其何歎彼千變之奚準任雙頭之所安遂使象牙在手駿骨登盤爲無竅之須鑿故非龜而見鑽且其廣凡幾分數不過六參差宛轉循環反覆不能者敗而成患故能者養之取福則犄角相持首尾俱覺形同楚漢氣陵賁育收七縱之奇功在一擲於餘擲或撫髀而驚盼或聳身而助速似臨敵之旗鼓同在師之耳目卒成是而敗非類吉

凶之倚伏多迴君子之慮以實小人之腹爾乃啟行前指要然自能經彼策之無算謂我謀之足徵豈知夫否終則傾道非假易持不競之微力乘驟勝之遺累閉六關而不通困一子而爲質乃欲速而賈害翻後時而獲利無以憑陵而顛頹無以往蹇而自棄實反掌而變生亦隨手而時異至若幽人欲寡智士謀深不蕩其志以平其心非獨玩於往遂移情於今是知行必有恒事思不久疊疊經畧循循善誘或欲退而徑前或謀疾而居後雖有敵而必應困無險而不走或用壯而可攻或示羸而難扣不幸災以矜

伐每終吉而何咎雖小道而可觀彼多詐而焉有其故柔非及懦勇必兼斷聚或一旅分爲數段始霧委而雲集忽風解以冰泮皆應物以卷舒亦從宜而合散雖觸類而則長維吾道之攸貫足明夫正而不譎取又非貪全同坐隱斯爲手談必由理勝豈非言甘雖小失其奚爽亦大來而莫慚然則終多喪志吁嗟士兮不耽

對拜命布武判

王季拜命堂下布武王人謂失恭肅正以簡書

季云其儀得中

爵祿馭賢在乎典禮侯伯之秩厥有成命惟彼王季紀名
太常對兹王人拜命堂下心則隕越若天威之不違躬行
俯僂信魯史之無替禮實宜之德用稱者爲臣不易時觀
布武之儀事君盡節寧及簡書之政言以得中季其信然
刑乃正邪法固難捨

李觀

觀壽州刺史規之弟

咸陽獲寶符賦

君生人者在乎寶位守寶位者在乎靈符鎮四海而攸重

臨萬方而作孚時或遘迍暫淪精於甸邑道將昭泰旋應德於皇衢日者凶師犯順賊臣附進隨黃鉞以外遷與翠華而西幸苟遇運之云否將隨時而匿影忽影脫於金繩遂沈埋於土梗既而寇盡天府駕旋京師衣冠再朝於紫殿文物重布於丹墀聖上愍茲符之闕遺恒寤寐以求之結精誠而仰望契幽昧以思惟皇心退修已聞於其政神器大集又叶於其期其形欲呈其氣先覿何五色之可愛與三光而相射光凝渭濱之苑宜玉樹之青青媚貫王都之川狀銀河之奕奕載求載索甸人斯獲捧之而片月下

來懷處而長虹上格臨宸扆同舜德之文明照堦墀叶堯心之光宅玉鈕惟舊芝泥尚新螭文外發鳥篆中陳題爲天子之寶實撫遠方之人彼之近縣俯接城闉我唐旣斬虜將於橋上漢氏亦拜單于於渭濱不然者曷不呈於異境而見於他辰者也當其大君出令布蠻夷之政匪我無以重其成命遠人底寧執玉帛於庭匪我無以闡其威靈足知寶符之復光我昭代唐雖舊邦其命惟再頌聲作於外喜氣溢於内藏之王府將神鼎以俱崇列彼帝庭與寶圭而相對盛矣哉我唐之景祚信三皇之作配

昆田化爲金賦 以祭祀明潔神化之金爲韻

地有百瑞美者惟金其見寡其應深故因神而呈足表至誠之道從物以化更彰肅祭之心其祭惟何首山之祀其祭則那我皇所致始馨香以享德終潔敬而展意向清漢以式瞻庶嘉祥於一至於是乎神報以福帝受以釐昆田之上金化於茲考出地之形時則亡也觀從革之狀維其有之原其始也未辨厥名莫知其價紛雜乎珍異昭彰乎晝夜呈祥於代雖得神而生入息於時亦待神而化及其變也倏忽而成爛然而明初比粟而散點竟如螢以亂呈

昔混丹砂南面之虔誠始答今輝瑤草四方之正色遂生山下熒煌田間昭晰向曙而野花齊媚入暝而天星共列祥風拂而逾麗瑞露濡而更潔至若隨車表舜還雨來秦或因初以出或從本而陳未有遷移以禮變化從神以彼瑞爲茲瑞易前珍爲後珍則知實非神而不見其祥神非實而莫臨其祭訪古而昆田宛在閱史而清風不替別有泥沙久沈光影常翳顧茲神之所開亦化形而表帝

紫玉見南山賦 以由德通祥至如影響爲韻

南山之陽何珍不藏昭皇家之至德發紫玉之禎祥熒熒

兮千巖動色炯炯兮萬壑生光映於林謂羣鳳之集上據
於石辨衆珉之居旁固已聞於往牒遂薦臻於我皇稽夫
所自無脛而至每隱曜而不欺曷招攜之可致所以瑞於
有道將委質而式孚出非其時則韜光而自棄南眺穹崇
玉見於中貞姿豈琢勁質非礱遠而望焉與彩雲而搖曳
即而察也雜嘉氣之葱蘢對白璧而即異配元珪而攸同
故瑞無應而不至事有感而遂通通人莫測孰知其色由
是王者憑之而致理君子觀之而比德明琬玉之在茲豈
瑕瑜之有匿原乎玉之處幽儉德是修德表玉而應瑞玉

用德而降休蓋眞宰之潛運知神功之所由不然安得挹至寶於潛谷闡皇風於大猷而已哉若乃外徼中朗泠然如響珮服之處雖貴乎山元抵鵲之時罔懷於土壤大矣哉瑞無常居因化所如惟德是依彼自彰於符契不貪爲寶我何待而沽諸故客有觀光而歌曰歸太素兮遠蠻屏有瑞玉兮見霄嶺浮紫色於雲際混清輝於水影庶南山之不騫期我皇之惟永

李觀

觀隴西人官刑部郎中

對工商食貨判

得乙爲縣令授田不均科之訴云工食功商食貨田故少

給受有數田畞則差何患不均是亦爲政顧惟彼乙親物爲務則三壤之典平四人之利以爲用貧求富猶或慕於工商化有遷無詎均勞於麓蓑聿修稼政式瞻農人閔愆五口之商俾齊三倍之賈冀使通財易有資殖貨以藩身寒耕熱耘望豐年而潤屋不均致訟且日未孚罪欲加之今有辭矣

鄭昭

昭肅宗朝官侍御史

對梢溝判

甲通梢溝三十里主者按興役不申甲云水潄之不合申

先王之制廬井有伍爰自澮畎達以溝洫拯下人之墊溺變彼汾之沮洳故河渠式修煥馬遷之典衡漳旣導美夏禹之績今甲之所施用酌前訓不資穿鑿坐看通引顧源流之所觸望平疇之有藝況承茲水潄罔殫衆庸同史起

之利人類王尊之濟物遂使芭蕭發詠無浸彼之虞汾澮興言多流惡之美既稱裨益聞此損費自可旌其殊效勸彼異能豈宜按以不申加之戾但刑期不僭令著明文役且不滿千夫法難從於五罪既不合上請𠰔宜原宥

對河卒判

甲充河卒官給平價又被差外徭訴有兼丁不

合倍賦

徒駭既導誠禹貢之宏規宣防式歌亦漢國之盛業莫不功勤釃決績著疏開既輸閩越之賧行漕海陵之粟河渠

旣設控引是資青翰晨移背吳江而電鶩艅艎夕至仰天府以雲趨眷彼泛舟良資鼓栧瞻言河卒實繫水官平價允叶於酬庸輕役雅符於悅使報者倦矣在彝典而無乖施者未厭論外徭而有訴羔羊起詠節儉寧聞碩鼠興謠貪婪何甚論古旣聞此役設法不合輒謅無端之詞請從告記

對大比判

乙因大比有橘奴不書於版三老罪之用賦不

闕

貢賦有差彰乎昔典貧贍斯別煥彼前書故地之居人因俗而理制以廬舍爲之井田考市籍而有倫工商式敘稽版圖而作範衆寡必登斯道或懋彝倫攸斁乙產均猗頓術得計然忝列編甿有虞常賦雖貞筠十頃稍異渭濱之饒而木奴千頭自擅江陵之富爰因大比用奉舊章隱而不言國有彝憲籍爲大信命出維行三老論辜宜察鄉人之惡五刑必審是詰所由之科庶書橘有差自甘於屈法坐棠流惠克念於旬時

何士幹

對工商食貨判

得乙爲縣令授田不均科之訴云工食功商食貨田故少

三壤異宜四人差給用懲末作示禁淫利乙任當撫字能率典禮以爲播植務農實粢盛之備貿遷變業非禮節之本遂用均其利役別以等差類農家之一夫視工商之五口詳夫周禮則異井田之制稽諸漢制是同平土之法冀以無而易有期彼竭而我盈各適所宜足見人而無黨不

相僭奪可謂政之有經誠往訴之有孚將議刑而奚據

劉肱

肱屯田員外郎敦實子

對西陸朝覿判

西陸朝覿闕月繹之御史劾之非其時不合禮

氣改東風日在西陸魚稱祭獺人用獻羔乙爲冰司預聞

政事朝之祿位尚合班行祭之彤繹俄聞悔吝誠應鑑室

初啟以享司寒何得羽籥載闡仍虧如在旣蘋藻而有闕

仰哀敬而難逃青龍御辰二月行及驄馬問罪三尺須加

自得噬臍那應騰口

對澤宮置福判

甲司澤宮將祭而習禮所由置福不設中御史劾之訴云自邦國以下則有名制王者之式未之前聞

天聖嗣文明時偃武弧矢之利可以訓戎禮容之規於焉觀德將因舍奠是用求賢甲爲主司素非違吏澤宮之制何昧周官相圃之儀旋乖魯典旣而工歌九夏庭列三侯決拾旣似於琱弓并夾則陳於揚矢標名鹿兕或有國之

前聞皮稱熊豹蓋王者之恒制語而有訴雖以執禮爲詞

闕而不供終當毀櫝之責請以中典以勸無良

蔣準

準肅宗朝擢書判拔萃科

對澤宮置福判

甲司澤宮將祭而習禮所由置福不設中御史

劾之訴云自邦國以下則有名制王者之式未

之前聞

射以觀德禮先擇士是明五善之義豈從六藝之畢況聖

敬日躋王假有廟將期預祭之事是知必爭之道甲學乎相圃司彼澤宮弁夾既陳決拾斯佽思備物以致用奚曠官以速尤竟不具於鹿中乃空歌於貍首末學茲甚不敏則多天子之儀用或兼下諸侯之禮事乃舉中使揚觶而有言闕發的而足獻遂合會稽之美每抽廚子之房肅慎之貢仍韜夏后之服緊謂

陶朝

朝肅宗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國公嘉禮判

國公有嘉禮謁者不示儀式科之云非五品已

上仰處分

五等之儀必從軌物六禮之數非無令典或表著而失節固憲章而在斯惟彼國公責稱列土慎爾侯度見錫命之有常覲於承家知禮容之必盛謁者久聞從事云在司存儀式且虧於職官論刑未免於離次法有常制從徵於五品義而能伏實佇於三緘必也位居襲封時在散職將申直筆應候正名

司馬滔

滔肅宗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省官員判

有司議戶口減耗請省州縣百姓訴云州縣廢

則所隸闊遠罷人益困請省官員

時康官備所籍爲理戶減務煩則害於政有司靡我王爵思立國體知師旅之後版籍徙懸念閭里之空州縣宜省誠有可尚議未得中雖在濟物之規實亦勤人於遠請依百姓之訴用減庶寮之員省事省官晉朝高其論從人從欲魯史異其文自古以然孰謂非允

牛聳

聳涇陽人官太常博士

對被替請選判

甲授官累日被奏替請非時選廢置不許云準
敕旨冬已過旬限丁訴云今正在冬當替只在
下牒之日且辨論官材不合拘以限約廢置又
執賢能以歲時入其書豈可無限

用行舍藏宣尼所誡難進易退老氏格言伊丁效官先甲
入用曾未浹辰見代而解乎印綬已在後時參選而趨乎

衡鏡雖牽絲失位情有可矜而如綸與能材或無取誠宜

委命而去何至滕口與爭但使如珪如璋不僭不濫弓旌

自辟仁遠乎哉今則天鑒孔明星郎守法進退不遇斯害

也已吏曹引乎周禮前言是徵丁意昧於隨時厚顏何格

告令知分用止躁求

盧藻

藻肅宗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請命服判

庚爲伯有拓境之功而請命服所由以舊有不

許曰非新命未敢自安請受其衣未知合否

列爵有等自稱分地厥功惟茂爰加命服惟庚廓茲疆宇卻彼戎夷若置朔方如通西域同秦襄之績寧徵舊有美晉文之勲賞茲新命以斯而請誰曰不然方今文教式敷武功載闡將趨衛霍屢飲月氏之頭謨蓋賈終幾繫單于之頸絶漠無驚緣邊罷候無聞茅土之封寧正衣裳之錫所由不許胡以自安豈曰無衣受其六而或可顧茲拓境聽彼伯而爲宜

對公廨供給判

丁以公廨供給親屬郡科之云亦是賓

祿以馭賢矧茲賓客將不速而是敬豈乾餱而以愆眷彼丁也給茲親屬未聞輟已之仁且有害公之負於焉獲譴何以爲辭然獄貴原情事資愜衆必若行高曾史才茂鄒枚簞食屢空未改顏生之樂樵蘇不爨能師范子之廉乃謂國賢豈惟家食以之恤乏何必正名

鄭昉

昉滎陽人建中元年登第

對請命服判

庾爲伯有拓境之功而請命服所由以舊有不
許曰非新命未敢自安請受其衣未知合否

爵無及惡必在賞功服以旌禮豈忘褒德苟忠誠之不置則禮命之可嘉惟庾五等受封九命作伯懷贊國之義無忘盡忠申拓境之謀是爲罄節旣而敢忘錫命以循巳榮功則成焉賞宜及矣雖名器所愼不欲假人而車服以庸是宜勸善所爲將爲賞僭難議書勞彼庾自爲功能敢爲固請榮之不報善欲何歸宜褒晉武之六衣佇美吉甫之三捷必也爵無踰等道在守官未可新加請從舊制臧否

之理其在兹乎

長孫憲

憲河南洛陽人官屯田郎中德州刺史

對拜命布武判

王季拜命堂下布武王人謂失恭肅正以簡書

季云其儀得中

拜有九命光錫之道長人有十等尊卑之位殊今者王人斯來王季拜命固宜鞠躬以進安得布武而行天威咫尺異齊桓之盡敬綸命渙汗無考父之益恭實以乖儀奈何

文過簡書既正噬腊空勤

對反古修火利判

乙學修火利合土爲之用人言其反古辭云皆從其朔

博考終古厥惟敦龐大智未萌尚質巢窟後聖有作乃教炮燔爾來欽哉孰謂爲利乙或工者舉而修之以火化物豈特鎔金之利若泥在鈞斯從合土之法既埏埴以爲用非陶甄而謂何若學非乖方篤在守業得髙曾之規矩無窳濫之悔尤則彼有虞以協還淳之化紹於上古寧云反

古之道從朔者稱其有典薄言者則謂無稽

崔厦

厦乾元時人

駁追謚隴右節度使郭知運議

郭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年今請易名竊恐非禮謹按禮經云禮時為大又曰過時不為禮也昔衛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易其名者蓋時不可踰也節度旣名不浮行數紀之前門生故吏已合謀謚今乃申請竊將有為而作節度嗣子英乂頃屬多故

屢制方隅朝廷策勳位表端揆附從者竊不中之禮會無妄之求況節度當開元初賵贈特加碑誌並建皆出恩命追悼之遇亦已當矣今又鹵莽外於典章追送往之闕遺啟將來之冒昧況今列土者接畛專政者百輩若率而行之誰曰無請不惟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草芥雖欲曲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若節度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謚而苟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之恐貽越禮之譏以國家而言之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常重議謹議

達奚摯

摯肅宗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國公嘉禮判

國公有嘉禮謁者不示儀式科之云非五品已

上仰處分

稽彼寵章資乎禮物以明貴賤諒有等差顧諟國公幸分茅土爵命五等位冠諸侯爰擇良辰用展嘉事相夫儀式合有司存謁者之行法乃爲允報非五品更引兩端宜更諭知使仍舊貫

殷璠

璠丹陽人處士

河嶽英靈集序

梁昭明太子撰文選後相效著述者十餘家咸自稱盡善高聽之士或未全許且大同至於天寶把筆者近千人除勢要及賄賂者中間灼然可尚者五分無二豈得逢詩輒贊往往盈帙蓋身後立節當無詭隨其應詮揀不精玉石相混致令衆口銷鑠爲知音所痛夫文友神情體雅編紀者能審鑒諸體安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論其取捨至如

曹劉詩多直致語少切對或五字並側或十字俱平而逸價終存然挈缾膚受之流責古人不辨宮商詞句質素恥相師範於是攻乎異端妄為穿鑿理則不足言常有餘都無比興但貴輕豔雖滿篋笥將何用之自蕭氏以還尤增矯飾武德初微波尚在貞觀末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聲律風骨始備矣實由主上惡華好樸去偽從眞使海內詞人翕然遵古有周風雅再闡今日璠雖不佞竊嘗好事常願刪畧羣才贊聖朝之美爰因退迹得遂宿心粤若王維王昌齡儲光羲等三十五人皆河嶽英

靈也此集即以河嶽英靈爲稱詩一百七十首分爲上下卷起甲寅終乙酉論次於序以品藻各冠於篇額如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壓梁竇終無取焉

常著

著肅宗朝官侍御史

對附貫五年復訖判

景於會郡附貫給五年訖差隴外鎮並訴不伏

所由以爲無據

令出惟行人知所向苟不執一將何適從景爲行人得被

聲教言附邊土而成樂郊聖上哀矜萍流是用安輯厚以富業期乎固心所司爲何不廣天澤再有騷動其誰克堪將使戍卒而得年若及瓜而有待五年之復謂盡殊私三徙之人難可奪志俾不勝口庶無怨言

韓徹

徹乾元中任隴州吳山令

燕昭王築黃金臺賦

伊君有燕國隘朔邊當昭王旁求致理遇郭隗自舉推賢乃曰人思爾得禮由我先旣築高臺所損者寧辭百鎰斯

爲下士效死者何啻三千苟柱石之來助冀土宇之獲全原夫累土足階披沙何損勢迢迢而迴出價洋洋而彌遠寧同戲馬與誘勸以立基有異思仙得富強而爲本爾乃經營是設積思方成欹危既差於九仞委棄自多於一簣潛思潤屋之謀實不足貴遠得利國之術賢豈能輕所以士因臺而取重臺因金而播名振一時之德美傳萬古而風清是則厥狀足徵斯義可考孤峻上符於臣節崔嵬下瞰於 王道將昭于乘繼文侯忠良爲心未敢一言得季布誠信爲寶所謂南金置而非重北方倚而自強來側陋以

舉至歷磴道而可常乍激天風還如擲地之響斜臨都邑更同懸市之光想夫典刑有準聲教可則若周室之稱靈似殷鼎而在德穹崇可仰權謀實自於一夫綱紀更張威刑遂加於四國豈比夫銅雀美於魏日章華侈於秦時顧凌雲之小者何積瑤而方之今與燕非匹惟唐接踵康衢絕扣角之詠仄席無築臺之寵顧斯賦之至微安敢爲前賢之重

張叔政

叔政肅宗時人

對棄農判

乙農家子棄業從戎縣令捕而科之辭云徵稅

繁重餒在其中苟圖庇身非棄本也

農政之先戎事之大乙也業惟田畯流匪兵家固當不見

異物豈伊敢有貳事屬裔夷壓境殘賊犯邊誰謂百夫之

雄且懼二吾之稅退惟憂於餒在進或望於名成秦楊之

葢一州非其事也定遠之遊萬里竊有慕焉誓捐中野之

軀寧顧西成之業縣令名當墨綬志在繭絲惟求化洽之

方奚必禁人之犯況北虜解辮西戎屈膝聖朝偃伯之日

賢相富人之時已見小康孰虞多難是知且耕且戰荷戈非黷武之夫足食足兵釋耒豈惰農之士欲令科罪必使正名